

新质生产力的缘起、 生成动力与培育机理^{*}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

王世泰 曹劲松

摘 要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它描画着中国式现代化实现进程中经济治理技术和空间的场景变化。作为一个饱含着中国元素的经济学概念,它的缘起是: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惯性使然、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创新性延续、经济结构迭代升级的现实吁求。由此,培育新质生产力要从“四轮”驱动融合的发展动力来认识,即科技进化的内驱力、资本增值的推动力、政策扶持的传导力、数据要素的创造力。促成“新质生产力画像”生成,就要从五个方面着力:第一,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融合式发展;第二,推进生产性服务业转向高端价值链;第三,促进现代流通业更加精准对接消费者需求;第四,培育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互融共生的数字产业集群;第五,探索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创新活力场景。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生成动力;培育机理;现代化经济体系

中图分类号 F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263(2024)03-0010-13

DOI:10.15937/j.cnki.issn 1001-8263.2024.03.002

作者简介 王世泰,湖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河海大学基地研究员 湖北黄石 435002;曹劲松,江苏省扬子江创新型城市研究院研究员,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南京 210018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哈尔滨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时指出,“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①之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②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指出,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③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如何促成形成新质生产力布局,构建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现状的经济结构、布局以及功能优化的产业发展格局,至关重要。近年来,受全球金融危机、中美经贸摩擦、实体经济与数字技术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资本伦理前沿问题研究”(22BZX088)、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意识形态在中国形象国际传播中的作用机理与实现路径研究”(23CKS051)、中央高校基本业务费人文社科专项重大培育项目“新征程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伦理之纬及实践路径研究”(B220207042)的阶段性成果。

创新融合发展的叠加影响,中国产业结构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升级压力。如何在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境遇中促成新质生产力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重要议题,而以人工智能为主的数字经济已然成为推动中国实体经济形成新的生产方式或新的经济增长点的现实选择。

一、新质生产力的研究分析与问题提出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人工智能广泛应用的现实经济发展环境中,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梳理已有文献发现,以李斯特的国民经济学、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科斯的制度经济学等为代表的国外学者重点关注生产力发展以及整个产业转型升级的使用等对于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影响,认为新质生产力的生成跟创新组织、经济结构、发展模式、劳动力素质等有关系。如李斯特所描述的那样:“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主要并不是像萨伊所相信的那样决定于它所蓄积的财富(也就是交换价值)的多少,而是取决于它的生产力的发展程度。”^④不可否认的是,与传统的生产力解释框架相比,促进形成新质生产力,不能忽略区域发展模式、技术要素、知识数据等各类因素的影响。综观国内学者阐述新质生产力的相关研究,著名学者洪银兴教授在新质生产力与东北全面振兴高峰论坛会、江苏发展高层论坛上都强调把握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不能忽略生产力迭代升级趋势。东南大学徐康宁教授建议围绕重点产业链和优势产业集群展开对新质生产力的科技创新纬度的培育。单忠德、周志华、刘志彪等都认为要将新型工业化、“算力”、数实融合创新发展、先进制造业等与新质生产力有机整合起来,以此来构建以科技为支撑的生产力新形态。^⑤高帆力求搭建新质生产力的分析框架,他从要素组合、产业形态以及保障等层面来阐述新质生产力的内涵。^⑥周文等从新质生产力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角度来阐述促成新质生产力的着力点。^⑦李晓华、陈宪、庞瑞芝等从主要特征、形成机制以及与新兴战略产业等之间的关系来考察新质生产力的未来态势以及效应变化。^⑧也有诸如刘伟、黄群慧、沈坤荣、焦方义等学者强调新质生产力研究要注重

从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竞争态势、政策取向、数字经济等层面来深入分析。^⑨

以上研究表明,新质生产力的生成对产业布局、产业集群发展、劳动生产效率等方面的影响是多样化的、不确定的。在无法确定到底哪一种要素会对形成新质生产力产生更大的影响下,难以考察新质生产力在经济实践中如何能够生成的动因和机理,这需要在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中持续探索。也有学者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对新质生产力生成具有正效应。所达成共识的是,如萨缪尔森、威廉·阿瑟·刘易斯、西奥多·舒尔茨等认为,影响生产力的因素有经济结构、人力资本等因素。不同的是,威廉·阿瑟·刘易斯围绕着人口、资源、经济制度等方面来论述经济增长概念,以此搭建生产力思想框架。西奥多·舒尔茨则强调通过教育和培训来提升劳动力素质,从而增强生产效率。一般来说,生产力确认其内涵,它不能忽略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的创造能力。这种创造能力体现为一种改造自然的能力。在其中加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新要素,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主导作用,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推动生产力水平实现跃迁升级,将带来涉及领域新、技术含量高且生产要素投入少、资源配置效率高、资源环境成本低、经济社会效益好的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的产物,代表着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提升,是以创新为引擎、以高质量发展为方向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为建构中国式经济治理现代化的新场景和新气象提供了重要启迪。深刻把握新质生产力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贡献,可以从如下方面讨论。

第一,新质生产力对马克思关于“生产力”概念的原发性贡献。在马克思构建的生产力思想大厦之中,生产力被置于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双重叙事境遇中,大多数时候,它既被认为是一种“思辨性力量”,也被认为是一种决定性力量。简言之,生产力具备主体、客体以及生产过程三个要素,它决定生产关系。与此同时,马克思区别于萨伊、斯密、李斯特等阐述的“自然生产力”“劳动生产力”

等,他认为一般生产力是一种综合性的力量。新质生产力,显然,它也是综合性的。但不同的是,新质生产力更加强调集合技术、知识、数据、信息等,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以此统筹规划先进科技和智力资源,构建一个产业链、技术链、供应链等相互交织的开放性生产力生态系统。由此,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深化了人们对马克思关于生产力概念的认识,也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智力支撑。

第二,新质生产力对劳动价值论的深化认识贡献。显而易见,任何现代化进程必然伴随着生产力基础要素的变化和革新。马克思所处的工业化时代,物质生产力处于主导地位,劳动、资本和土地被视为关键的三种生产要素。然而,随着人类社会进入到数字经济情境之中,科学技术融入人们的生产生活,产生了如数字劳动、平台经济等复杂多样的生产样式。与之相应的,劳动过程中的耗费、劳动的主体形式以及劳动工具等都呈现出与以往传统劳动截然不同的特质。新质生产力通过各种“数字+产业”“智能+行业”“技术+平台”等生产模式新组合,整合了信息、数据、知识等数字化要素,创造出新的劳动岗位和劳动部门。由此,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深化了人们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认识。

第三,新质生产力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环节领域的理论贡献。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一般生产力链接着分工、交往形式、商品交换等概念。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各环节是一个有序流转创造价值的过程。通常情况下,人们会形成一个顺时针闭环系统来考察人类从生产到消费的各环节变化趋势。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意味着要素供给、产业形态、生产微观主体以及经济政策宏观层面等呈现出一种交叉融合性的创新生产样态。它引导人们探究生产要素变动引起的生产部门、产业变迁、技术重塑、新型消费等现实经济规律。显然,新质生产力的提出饱含着深厚的人文经济元素,它深化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的深刻认识,为中国式现代化实现进程中实现产业组织、产业变迁、经济结构创新等提供

了有益启迪。

综观来看,大多数研究主要集中在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增长、制度安排、劳动生产效率等角度,国内仅有少数学者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了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以及现实意义、当代影响等。由此,基于现有研究,本文进一步分析未来促成新质生产力的生成动力及培育机理,深入诠释新质生产力在智能制造时代如何能够形成正向效应,促进中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二、新质生产力的缘起:发展的维度与数字经济时代的叠加作用

任何新的概念的生成,它都离不开现实经济发展的土壤。促成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对于整个经济来说,它还需要探索新的生产工具或生产方式。科学精准把握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以及理论框架,这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现实命题。

(一)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的惯性使然

不言而喻的是,数字经济是运用互联网技术为载体,将信息、通信技术、数据有效整合成为生产要素,以此来实现生产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新型经济形态。与不依赖互联网技术的经济发展模式相比,数字经济凭借对数据要素的依赖和网络虚拟化共享的特征,使各类企业对海量数据的潜在价值进行挖掘和再次利用,从而促进边际效益的指数增长,以便企业能够精准把握经营业务现状,为后续发展制定符合企业战略的举措,提供原动力。

首先,数字经济是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核心交易保障构建经济发展模式。通过运用数字技术,企业能够把握市场流通的各类信息,动态掌握消费者偏好,从而生产出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提供个性化定制服务,以此来获得长足的市场发展优势。与此同时,数字经济并不完全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企业能够借助互联网技术实现各类资源的平台整合,降低交易成本,简化业务流程,对接供需信息需求,解决供需匹配的结构性难题。

其次,数字经济具有高技术性和高融合性的整合实体经济的能力。数字经济依托于数字技术,在产品生产、加工、流通以及消费等各个环节

都强调对人、财、物料等的有效管控。促进企业运营高效化,提升企业业务精准度,要将数字技术应用在实体经济之中,这才能产生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数字产业向其他产业融合渗透形成的新产业、新模式,加快实现了传统产业和新兴业态之间的纵向和横向的整合,有助于形成规模效应,确保实体企业业务范围得以拓展,实体产业业态更加丰富。

最后,实体经济的数字化转型推动新质生产力生成。产业发展对数字化技术提出更高要求,这不仅有利于促进数字技术的优化重构,而且更有利于创新资源配置方式,从而为生成新质生产力奠定良好基础。数字经济的内部结构革新会引起传统产业出现裂变,在持续优化绿色低碳发展的经济政策工具箱基础上,会培育生成新质生产力。数字技术被广泛嵌入整个新质生产力系统之中,推动传统产业构建新的生产力形态。由此,它必然催生新业态、新模式,这就为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提供了更有力的支撑。整体上,这更加有利于生成新质生产力。

(二) 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创新性延续

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就是要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然而,现实经济发展中传统动能后劲不足,迫切需要新动能支撑。促成新质生产力,要在充分将知识与技术相结合的同时,还要重视生产力系统中信息和数据的创新应用。

促成新质生产力生成,要重视发挥科学技术在生产方式中的功效。在马克思看来,机器是“物化的知识力量”。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那么生产过程就会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生产方式的转换,基本是以生产力的现有的历史发展为前提的,在这些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技术。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而逐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新质生产力的维度包括科学技术和劳动生产力。一方面,科学技术生产力要实现对市场路线选择以及资源的创新配置,建构以企业主体和产业项目为关键,自主研发和引进培育相结合的核心发展布局。另一方面,要在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以及科技成果转化技术等层面培育人才,重视

产业发展质量,从而培育劳动力新势能。

新质生产力的生成离不开劳动生产力的培育。生产力的普遍创新,归根结底要重视人的本质力量的挖掘和开发。新质生产力生成的过程,就是自然界不断“人化”,也就是人的本质力量被激发的过程。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示。新质生产力具有客观性,它体现了能动性和创建新事物的可行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要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⑩政府也要推动和支撑一批创新能力强、成长速度快的科技型企业,加大人才培养投入力度,培育智能型劳动者。总体上,在产学研合作、新经济模式构建、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实现对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改造升级,从而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设计和智能型劳动者的引领型示范企业。

促成新质生产力,转变传统的生产方式,还要在节能环保、新能源开发以及健康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中实现积聚效应。突破传统生产要素以及观念的束缚,要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让竞争成为“强有力的发条”,以此来促进各类生产要素实现最大化效应,从而构建突破区域、行业和技术壁垒的生产力公共服务平台和知识数据贸易集散地。

(三) 经济结构迭代的现实吁求

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必然要求产业和经济结构迭代升级。经济结构的变化引起整个劳动力、资金、技术等的变化。在高质量发展的思维框架之中,新质生产力的生成要从经济结构的功能角度出发来强调效率和质量的双重变革。首先,要打造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将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以及人力资源协同发展注入到实体经济的发展之中。其次,要深化经济体制的改革。无论是网络虚拟交易市场,还是实体贸易市场,高效、充满活力以及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都是促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保障。最后,建构新的产业发展结构。运用创新驱动战略,以消费和数字技术相结合来促进新业态和新模式产生。摒弃过去单纯依赖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的低廉成本实现经济增长的模式,运用数字技术以提高竞争力和创新能力。

促成新质生产力形成,企业要积聚各类创新要素,全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创新成果的应用转化成为经济结构转型的基础性支撑。在这个过程中,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要重视资本市场的作用。新质生产力生成,要重点支持各类企业采用新技术和新工艺。与此同时,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要素在经济生产领域中的活力被激发,形成了网络营销、电子商务、短视频营销、大数据营销等诸多新的消费和营销方式。新质生产力的理论谱系围绕着流量、数据、留存率以及点击率等各类指标对人们的经济行为进行考察。马克思始终认为,现实的客观环境发生变化,就会引起人们对于整个经济要素的认知发生变化。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有利于重塑新的经济要素和配置方式。区别于传统生产力发展,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被重新排列组合,人们日常消费方式的选择都取决于这些要素组合。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无形中激活了新的生产要素被广泛应用,以此来形成新的治理秩序和产业模式等。

三、新质生产力的生成动力:“四轮”驱动融合的发展动力

从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到大数据创新应用,综观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势能,无一不是由新技术促成新的产业、交易方式、经济结构发生变化所引起的,从而形成新质生产力。以科技进化的内驱力为根本,资本增值的推动力、政策扶持的传导力、数据要求的创新力共同构成了新质生产力“四轮”驱动融合的发展动力。

(一)科技进化的内驱力

考察人类文明历史可知,生产力的跃升和革新都不能离开开创性的重大科学发现。与此同时,它也是各类科学技术突破人类生产方式和空间限制的探索。在16—17世纪,以哥白尼的“日心说”、牛顿的经典力学为代表的科学革命创新推动下,蒸汽机的广泛使用成为全面取代生物力的事件。后来,达尔文的进化论、麦克斯韦的电磁场理论、迈尔的能量守恒定律等又将人类现实的生产推向一个高点。它引发以电力发明和使用、内燃机大范围应用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如

此以来,人类工业生产的规模化集中化的生产成为现实可能。从20世纪至今,围绕着生物技术、计算机技术等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它直接将科技嵌入到整个人类生产生活的全方位环节之中,人类社会生产力驶上数字经济发展的快车道。

所达成共识的是,如先进制造技术和生物技术等呈现快速密集突破趋势,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量子计算等构成的新技术体系正成为催动新一轮产业变革的核心动力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正在进入一个“人机物”三元融合的万物智能互联时代。^⑪显然,新质生产力的“新”与科技创新的领域和方向密切相关。

科技进化的速度决定了人类生产方式的革新效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自然力和科学技术对人类文明社会进步至关重要。人类任何技术系统的生成都改变了生产格局和产业发展模式。成熟的科学技术系统具有“自我创生”的能力。简言之,在由技术和数据构成主要影响因子的新质生产力建构过程中,形成了“问题—技术解决方案—新问题—技术更新”的递归循环。^⑫由此,促成新质生产力系统良性循环,那就要持续输送先进的技术和知识要素。在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中,数字技术的投入实际上就是科学技术的投入。作为新的生产要素,数据、知识和信息等都要在产业领域内融合应用。不论是在生产还是消费领域,科学技术的驱动既能促成新质生产力生成,也能为数实融合建设提供支撑。科学技术链接网络化媒介,有效连通了企业及个人,打破了信息联通的时空屏障,使各类经济数据得以更快获取和传输,从而促成新的生产方式和发展模式生成。

(二)资本增值的推动力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它能在市场资源配置和新质生产力中发挥重要作用。作为生产中最具活力的要素,资本具有黏合剂功能。第一,资本能够把各类要素整合进社会化大生产,加速社会扩大再生产循环,积聚物质财富和利润收益。第二,资本敏锐的发掘能力使追求社会生产的利润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第三,资本缩短欠发达地区的发展进程。某个区域一旦投入资本,它就会带动区域经济结

构、生产方式以及消费方式等发生变化。上述是从资本增值的正向效应来考察资本参与构建新质生产力格局的形成。从负面效应看,资本具有的逐利性可能会引起新质生产力产生无序扩张。资本无序扩张会引起科技异化、劳动异化,从而让资本获得主导权,丧失为人的自由且全面的发展的最终目的。正如马克思所言明的那样:“当机器、建筑物设备、一般固定资本达到一定成熟程度,至少它们的基本结构可以在较长时期内保持不变时,由于这些固定资本再生产方法上的改进,类似的贬值现象也会出现。”^⑬为了追逐高额利润,资本运用其敏锐的价值发现能力,并且将同化渗透能力深入到经济结构变化以及生产方式革新之中,这就让资本在企业创新、公司治理以及区域建设等方面占有主导权和控制权。

尽管现代社会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不能忽略资本增值逻辑,但是企业投入资本,它会建构形成“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集群的发展方式。显而易见,通过投资,资本会将劳动力、知识、信息、数据等建构成一个价值转化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任何经济交易或来往都会如马克思所言说的那样使“温情脉脉的面纱”被摘取。更为关键的是,马克思始终认为,资本并不创造具体的科学知识,但是为了生产过程和追求剩余价值,它会运用科学知识或技术。一方面,资本将高度抽象和形象化的技术转变为生产力,为人们提供琳琅满目的商品和服务。另一方面,资本会改变原来事物的排列组合形式,以此满足人们的需求。促成新质生产力,就要在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内重点支持联合开展专利技术科研攻关,促进产学研用一体化发展,以此实现知识创新。

首先,资本在循环运动中促成新质生产力生成。资本并不能单独运行在经济系统之中,它同土地、劳动力、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共同作用于经济循环系统。为追求利润,资本循环往复,有机组合数据、知识、信息等各类要素,进行价值生产。如此,资本在实现价值增值的同时,创造更高级的新业态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生产和提供更多的商品服务。与之相应的,资本引起市场规模扩大,实现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资本是引起经济循环

系统要素积聚的重要纽带,是推动促成新质生产力生成的重要推动力。

其次,资本在扩大再生产中谋求新技术进步。无论从物质层面还是从价值形式层面考察,资本都可以分为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作为技术或生产设备的不变资本部分,资本所有者会不断改进技术,采用新材料、新工艺和新设备,以此来提升劳动生产效率,从而能够创造更多的利润。在这样的过程中,资本促进了新技术的应用,客观上推动了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也就促成了新质生产力生成。

最后,资本在促成新质生产力中形成优势地位。市场经济系统运行之中,资本要争夺销售市场主导权,必然展开激烈竞争。资本在参与市场竞争的过程中,集合各类新兴技术和产业,创造新的价值,将各类生产要素凝结在一起,从而获取更具有竞争力的发展。相比传统生产力,无论是从科学技术含金量角度考察,还是从生产要素配置的多元化层面观察,新质生产力都凸显出人类改造世界能力的显著增强,它代表着生产力水平质的跃迁。

(三)政策扶持的传导力

促成新质生产力的生成,它并非单纯的依赖科学研究范式和技术创新的支撑。简言之,在科技创新、微观世界、粒子结构等前沿领域都需要加强政策的引导。作为影响新质生产力技术谱系生成的关键因素,政策在整个新质生产力系统中是至关重要的。在政策策略方向上,经济系统的运行都要通过政策来推动。新质生产力不同于传统生产力,它的核心要义是通过整合科技创新资源,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实现各类竞争优势,那就要从政策分解到阶段实施都要落实到系统运行之中。在人工智能发展方面,中国采用的是“国家战略统筹、地方竞争落实”的政府主导模式。这样做的特点在于,它属于“使命驱动型创新”。^⑭中国通过重大战略规划以及公共利益考量来推动技术领域创新。

考察公共政策对新质生产力的传导,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把握。其一,国家治理现代化进

程中要通过资金和税收等刺激来提升新兴行业技术的应用程度。如 2017 年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强调要促进智能化建设,提升社会生产力。其二,促成人工智能与产业领域的深度融合。如国家 2019 年发布的《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工作指引》,鼓励地方政府治理创新,探索推进新质生产力从试验区层面来重点投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其三,促成新质生产力的生成不能忽略创新产业链条的构造。发挥创新性企业的主体作用,政府引导企业展开从新质生产力的分解目标、量化的扶持工具和地方特色领域的重要研究。显然,这些地方配套性的政策属于供给型。形成新质生产力,政策的传导要在技术研发、金融支持和专利技术风险治理、基础研究投入等方面多给予支持。在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背景下,各区域制定新的经济政策表现出“地方锦标赛”的特点。多数地方政策关注的重点集中在人工智能产业集群培育、智能服务平台、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等方面。政策偏向新兴技术的产业扶持,它强化融合各类资源,提供政策支撑和制度保障。构建科学合理的新兴技术落地融合发展政策,新质生产力就可以集合数据、信息、管理、技术等各类要素,进而营造一个有序竞争的新行业生态。

(四)数据要素的创造力

首先,数据是新质生产力的关键组成要素。不同于一般的生产力,数据是建构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因素,它直接构成新质生产力的竞争优势和发展指数。现实经济场景变化,它引起劳动者、劳动对象以及劳动工具等在数字经济时代发生顺应性的变化。但是,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考察,创造价值的规律没有变化。需要强调的是,数字化技术创造价值的起源、实质以及目的方式发生了变化。^⑮显然,数据要素的创造力被激活,它将新兴技术、市场优势以及市场制度链接在一起,从而成为新质生产力生成的三个维度。由此,通过建构新质生产力的制度保障,释放数据要素的价值,可以让上述三者融合式推动现代经济持续增长。

其次,以新兴技术应用释放数据基础价值推

动新质生产力生成。从狭义层面来看,数据技术指的是大数据技术。从推动数据价值释放角度来审视新质生产力,一方面,数据处理的精准度拓展了新质生产力的创造空间。数据技术不断被应用在生产领域里,从而形成了价值创造的空间,这就为整个新的数据业态提供了重要支撑。另一方面,数据的可获得性为形成新质生产力提供更多的供给可能性。促成新质生产力,就要控制数据存储成本,提升数据可循环的次数,增强各技术间的相互协同能力,从而让其形成显著的技术闭环,这就为形成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支撑数据价值闭环的现实条件。

最后,数据要素加快新质生产力的生成“厚度”。所谓新质生产力的市场厚度,指的是要从市场效率层面来架构新质生产力的内生动力。新兴技术以及人力资源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两翼”。具体来说,一方面,数据集成和价值的创造会建构新型的生产关系。没有数据技术突破就没有新质生产力,数据技术是新质生产力生成的内在动力。新型生产关系的产生与新质生产力的生成,有赖于对数据要素创造力的科学理解和深度挖掘。另一方面,建构新质生产力,按照类别、场景等界定数据的使用和经营的责任就极为关键。显而易见,在互联网运行空间中,数据的访问权、所有权以及收益权等各种被细分的领域,它们构成了整个新质生产力的价格市场和营销市场。数据技术交易面临着阿罗信息悖论,同时存在信息不对称,容易出现“柠檬市场”,导致数据交易出现误差。由此,探索建立有效的价格发现和生成机制,就要避免信息失真,逐步有序探索数据权力分配方式。实际上,动态机制有助于简化激励计算。^⑯鼓励各类新行业或新业态客观评估数据技术价值,以动态方式多措并举的完善数据定价体系。

四、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机理

从系统视角观察,“新”与“质”辩证统一于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过程,涉及经济运行系统内各类资源要素的输入及输出。未来,推动各类要素培育生成新质生产力,那就要持续塑造新动能,诊治

生成新质生产力的现实障碍要素,促成新增量和新业态。

(一) 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融合式发展

新质生产力链接着战略性新型产业,它是科技创新的集聚地。考察战略性新兴产业可知,它具有产业渗透性、数据技术融合性强的特征。促成新质生产力发展,要通过提升传统产业层次,合理运用资源来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形成新质生产力,要瞄准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精准判别发展基础和关键性特征,加大对集群产业链的融合和项目协同。

具体层面来看,第一,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完善经济运行系统的应用场景。新质生产力的生成离不开加强数字平台建设,要充分发挥产业中龙头企业的企业链主体优势,借助数字技术展现平台优势和示范引领。产业链的优势被激活,那么它会促成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利益相关方的交互赋能的一个经济治理景观。与之相应的,生成新质生产力也会促进产业链和供应链形成紧密耦合的发展模式。在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的基础上,创新链与产业链的共融和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缔造一个生机盎然的新质生产力画面。^①第二,促进新质生产力要培育细分领域的标志性产业。在以政府投资和社会投资的双重驱动下,鼓励区域内的各种企业主体积极策划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科技、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绿色环保等关键行业领域的融合发展。这种发展不仅有助于推动各细分领域的标志性产业的成长,也有助于提升整个区域空间的竞争优势。在整体层面上,新质生产力生成需要以产业的实际需求为导向,推动前沿技术的多方向、多路径探索以及跨学科、跨领域的交叉应用,以此来推动产业的创新和升级。第三,顺应产业融合化、集群化、生态化发展趋势,持续变革经济生产组织方式,实施产业集群建设链条行动。一方面,培育和推进形成产业链上下游相互赋能、大中小企业集群化发展的格局,深入推动各类新生产要素在产业间形成“链条延伸、技术渗透、业务关联”的生产格局。另一方面,持续深化产业融合,推动服务业、制造业、农业深度

围绕数字技术创新转向。大力开拓数字化转型场景,诸如推进农商文旅体融合发展,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主导产业,加快培育具有决定性的新质生产力的核心产业集群。

(二) 推动生产性服务业转向高端价值链

培育新质生产力,要推动生产性服务业转向高端价值链。生产性服务业能够促进数字技术进步,保障工农业活动有序开展。大体来说,跟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它涵盖了通用航空、仓储和邮政快递、生产性租赁、人力资源管理、职业教育培训、批发与贸易经纪代理、信息服务、金融服务、研发设计与其他技术服务等多个领域。这种细分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 and 把握产业的发展趋势,以便精准地制定和实施相关的政策和措施。究其特征,它并不直接参与物质产品的形态转化,却成为生产制造领域的重要保障。促成新质生产力生成,生产性服务的发展水平层次将直接决定其生成速度和质量。生产性服务贯穿生产制造的全部过程、各环节。细致来看,生产制造、流通分配、社会消费的各个环节都存在生产性服务活动。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生产性服务业既可以渗透在整个生产、消费等环节之中,以适应现代化经济体系生产的分工现实。与此同时,它也可以运用“算力”或数据分析,形成新营销活动方式,从而形成新的社会分工产业或部门。

培育新质生产力要创新生产性服务业态。计算机技术、数字技术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广泛应用到生产性服务业,它会引起生产性服务业基础设施建设的革新。促成新质生产力,就要改造传统的生产性服务业设备设施,以先进的数字技术增强生产性服务业的基础实力,提高生产性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具体来说,第一,构建以数据技术推广、综合管理咨询为主的生产性服务平台。灵活借助5G、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不断开发创新的生产性服务产品,增强服务产品功效,丰富生产性服务业态。第二,优化生产性服务业结构。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决定着新质生产力的生成结构、生成规模和生产效率。促成新质生产力,就要依据现代经济运行模式,重点展开生产

设计、现代物流、电子商务、信息软件等细分行业,强化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对生产性服务发展方向的引领。与之相应的,还要创新生产性服务方式,拓展服务领域,突破发展技术瓶颈,实现规模化、集约化,实现生产性服务产品的价值增值。第三,培育和建构高端生产性服务体系。促成新质生产力生成,不能忽略跟踪前沿和高端的服务产品供给。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要在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中重视资本和技术的应用。发掘生产性服务领域的创新型企业、独角兽企业,要注重生产性服务性企业的品牌化建设和运营,增强生产性服务产品的品牌供给。促成新质生产力,构建具有全球影响力和领先水平的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体系,还要从产品设计到产品营销的全过程重视产品的概念、包装、视觉设计等系列的品牌化运营。

(三)促进现代流通业更加精准对接消费者需求

促成新质生产力,要注重现代流通业精准对接消费者需求。加强数字化改造,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以及智能终端等新型基础设施,围绕采购、生产、流通等各个环节展开现代流通业的信息系统建设,形成贯通生产商、供应商、消费者以及物流渠道的数字化营运体系。以消费者需求和市场需求相结合的思路,提升现代流通业的智慧供应链能力和消费者运营能力,促进供需匹配更精准。

第一,促成新质生产力要加快新型商业基础设施建设。随着 5G、AR、VR 等科学技术的应用,现代流通业出现智慧商圈或智慧门店新业态。促成新质生产力,就要“加强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面向智慧流通的新商业生态系统展开设计,对传统流通基础设施进行升级改造,以便实体商业和流通服务有机对接。^⑩商业经济发展新模式本身就是对各类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使之产生经济价值,创造“从无到有”的新的增量。与此同时,借助于新技术应用,实现开放式创新的商圈建设,强化人工智能以及关键核心技术为传统产业赋能,实现“从有到优”的商圈业态品质提档升级,为人们提供丰富多彩

的生活体验。

第二,促成新质生产力要规划和提升流通网络布局。与传统的生产方式相比,新质生产力强调要实现各类要素融通式的商业发展。城市商业社区、便利店建设、农副产品市场等便民功能的保障都需要加强规划,完善县乡村物流配送网络体系,畅通农产品绿色通道。鼓励电子商务、市场营销等深入农村社区,将农村电商网点与便利店结合,打造农村流通体系的有效供给空间终端。此外,根据农村区域的发展需要和生活消费特点,规划设置不同层次的农村新型消费的基础设施,以此促成农业新质生产力。

第三,促成新质生产力要强化城市都市圈建设。围绕城市都市圈建设,发挥核心城市的辐射能力,注重各城市的竞争功能建设,做好都市圈的流通节点城市枢纽建设,围绕都市圈建设强化物流仓储、公共配送中心以及集散中心的流通支撑功能。与此同时,还要重视区域内产业之间的协调运行,积极开展多式联运,加强公路、铁路、海运和空运的综合承运连接能力,实现无缝对接功能,建设现代流通的生产力空间格局。新质生产力的生成是一个动态优化过程,它会加速城市治理技术创新发展。培育生成新质生产力,必然会促进各产业、企业、城市都市圈等之间不断融合裂变催生新业态、新模式。如此,城市都市圈内外各类经济参与主体要精算经济生产函数变量因子,考察能引发生产力水平颠覆性变化的因素,研究确定塑造新质生产力结构的关键性要素,以此来促成城市群区域间协同实现高质量发展。

(四)培育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互融共生的数字产业集群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⑪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选择,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机遇的关键。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面。只有不断强化、优化和扩大我国的数字经济,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我们才能更好地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也有助于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可以推动各类资源要素的快捷流动和各类市场主体的加速融合,帮助市场主体重构组织模式,实现跨界发展,打破时空限制,延伸产业链条,畅通国内外经济循环,从而形成有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例如,多数的互联网企业既具备实体企业属性,又拥有数字营销技术和网络消费市场占有率。持续推进互联网企业和供应链的深度融合,探索出一条“链网融合”的新路径,这对于破解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议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由此,促成新质生产力生成过程中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这不仅有效保障了自身供应链的稳定可靠,也带动了产业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现降本增效和数字化转型升级。

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不仅能产生商业价值和产业价值,还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运用数字融合改善传统产业,培育生成新质生产力的“人才红利”。^{②③}数字技术极大地拓展了生产要素流通的空间半径,极大地降低了物流成本,这使得产业链供应链的溢出效应不断显现。例如,通过搭建官方主销渠道、共建高标准市场体系以及一体化供应链服务,能够为一个地方的农产品打开全国大市场,从而促进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繁荣;供应链向下沉市场的延伸,则有利于农村消费者享受到更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促进农村消费升级。

促成新质生产力,就要创新发展共享服务模式。运用众筹、众包等多种数字经济营运方式,推动数据技术和商业资源在供应链管理、现代流通以及企业消费者品牌建设等实体领域的资源共建,提高经济结构功能效率和生产服务能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加快数字化发展。^{②④}实现新质生产力,要致力于发展数字经济,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以实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互融共生的数字产业集群。此二者融合的创新逻辑和应用逻辑分别是:技术生态圈的打造和场景适应力的拓展。^{②⑤}实

现新质生产力,要加强数字社会和数字政府的建设,以提高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水平。实现新质生产力,要着力建立数据资源产权、交易流通、跨境传输和安全保护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以推动数据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多层次积极参与数字领域的国际规则和标准制定。此外,培育新质生产力,要持续加强基础公共信息数据的安全,并建设国家数据统一共享开放平台。要全方位提升全民数字技能,构建安全有效的数字消费生产和生活空间,培育生成信息服务覆盖人类经济治理领域的数字新质生产力。通过完善资本、知识、数据、信息等生产要素的创造机制,建立新质生产力的研究团队和创新策源平台,提升城市区域的发展可塑性。促成新质生产力,除了要谋划地域性的产业体系建设之外,还要注重“空间化社会存在”。^{②⑥}简言之,就是要重组或超越以往旧的生产要素组合形式或生产技术等,组建新的经济空间。尽管马克思“生产力”概念具有多重含义,但它总是扮演着社会结构变化“第一推动”的角色。^{②⑦}新质生产力的“新”要突出新的社会科学技术和范式的重新发现、新的商业模式以及社会服务新功能的开拓,也要摆脱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和“高端制约”,以此塑造饱含着科技和人文双重创新活力的新质生产力应用场景。^{②⑧}

(五)探索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创新活力场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②⑨}这充分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在经济领域的充分应用,如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的辩证统一、质量互变规律等。正如上文所述,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生成,促进经济繁荣和可持续增长的活力场景,既要注重对诸多内外综合性动力的协同,也要考量基本要素和现实发生条件等。因此,探索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创新活力场景,需要从注重扬长补短、强化要素组合、激励知识创新三个方面着力。

第一,注重扬长补短,夯实经济发展活力基础。实际上,因地制宜点明了培育新质生产力的过程就是激发经济增长活力的过程。在培育新质

生产力的进程中,既有的生产关系或许将会显露诸多不适应的症状,从微观层面到企业组织结构布局、制造流程优化、生产管理组织和体系改造,到中观层面的区域治理、新产业生态系统性建构,再到宏观层面的管理调控、战略布局和政策配套等都需要实现重构。一方面,培育新质生产力要注重从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发展阶段、人才供给、产业适配度等方面考量,既不能不顾客观实际,也要避免“简单复制”“重复建设”等没有经过科学论证的公共政策制定,更要避免“质量降低、原料掺假、伪造商标、买空卖空、票据投机以及没有任何现实基础的信用制度而搞糟了”^{②7}的这种呈现负效应的经济治理空间场景发生。另一方面,发展新质生产力并不是要忽略传统生产力,亦或放弃创造条件的主体能力的开发。与之相应的,“已经确立的传统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包含着发展的潜力。”^{②8}不同区域和市场主体促成新质生产力要尊重具备优势的传统生产力,如加工工艺流程、产业组织方式、企业管理方法等。此外,还要有选择地开发和运用新的技术提升或改造传统产业,让其达到生成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要求。如各类视频生成软件的问世,它直接引发人们对该类新生事物是否能促进经济发展活力的诸多现实思考。政府要加强分类指导,引导企业发挥科技资源富集、创新平台集聚等基础优势;科研院所要聚焦技术新发明和产业新方向,如在航空航天、轨道交通等重点领域展开绝对优势的培育和建设。不具备资源禀赋、科研条件的区域要根据实际、科学合理引进人才、资金、技术等创造促成新质生产力画像的现实条件,避免“泡沫化”“一哄而上”等盲目发展局面。由此,整体上促进中国区域经济呈现活力气象。

第二,强化要素组合,激发经济空间增长活力。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既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又要“适度超前建设数字基础设施,加快形成全国一体化算力体系”。^{②9}培育新质生产力,无论是政策制定,还是内生动力机制建设等,都不能忽略经济参与者对于新的“经济空间”场景的建构。这种经济空间的创造性生成是一个由现代社会建造的“创新经济”。在这里,它的核

心是“一个用来构思、创造、销售以及采用新事物的空间”。^{③0}在这个空间场景里,要充分将资金、人才、数据等生产要素重新优化组合,不断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更为关键的是,要强化教育、各类技术培训、规模经济、组织管理革新等要素在整个经济系统运行过程中的效能。如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等的应用,它们在汽车制造、钢铁生产、物流配送、航空制造等行业的设计研发、生产、管理等各环节广泛应用,可以形成新的应用模式,有效提高生产率。同时,地方各具特色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探索实践提供了启示和借鉴,如成都构建“城市机会清单”发布机制以及建立“城市未来场景实验室”等。^{③1}再如江苏无论是历史文脉、经济基础,还是教育资源、区位优势等,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都具备良好的条件和能力。江苏在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条件和经济活跃动能的同时,还要通过区域协同发展带动更大范围的城市群空间的活力增长。要充分考虑战略性新兴产业短期收益性和未来成长性,发挥城市科创、产业比较优势,对标先进区域治理经验,围绕未来交通、数字智能以及生物技术等产业,系统建构全链条运行良好的新产业,加快创建新业态产业园区发展空间。激发城市空间活力要素要充分重视基础设施、劳动力、车辆安置、房屋建筑以及科技创新等各种现实条件的科学测量,强化要素保障机制建设,以此来描绘一幅“历史、生态、社会、生活、数字”一体化的城市空间叙事的活力画面。^{③2}

第三,激励知识创新,缔造生产力创新活力场景。不可否认的是,任何一个国家或区域经济增长的活力源泉都来自个体的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充分发挥。马克思在阐述政治经济学知识创新时指出,“17世纪的经济学家总是从生动的整体”来探索“各种经济学体系”。^{③3}克服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各种制约性要素,要“将时空、生态、差异、价值和话语等等的生产同自然的生产这一更为基础性的生产活动建立关联,并将这些不同的过程和环节整合为一个宏大的社会再生产过程之流”。^{③4}如此,城市、农村等领域的新质生产力培育都要通过各种知识创新来提供破解阻碍新质生产力生成的障碍性因素的方案或技术,以此实现均衡化空

间治理布局。显然,这种“新质生产力画像”的生成,需要加强和制定与新质生产力相关的各类标准,建立与之相匹配的新型生产关系,否则就会呈现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勾勒的那样一个充满活力,但又具有混合味的社会空间治理气象:美洲发现、世界市场形成、商业、航海业和铁路等扩展,人们之间的情感从“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转向了“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⑤尽管人工智能、新能源技术、区块链、量子计算等新技术体系正成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动力引擎,但是实现革命性的突破依然需要从结构、功能等层面架设生产力发展新布局。培育新质生产力,破解其培育难点和卡点,要制定各种激励知识创新的政策,既要“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⑥又要激发全社会创造活力,最终营造一种生机勃勃的知识创新场景,“每个人都不辞劳苦地兜售他所得到的那一份”。^⑦当下正流行的在线诊疗、直播带货、知识短视频等实践活动在改变传统市场格局、消费方式和社群生活的同时,也涌现着各种新的名词,如流量池、完播率、音浪等。激发围绕着生产、流通、消费等各领域的知识创新活力,理论家要持续不断深化“探讨真正的历史主题”,以此避免“世界舞台局限于莱比锡的书市”。^⑧概言之,关于新质生产力的丰富内涵、研究范式、主要限度、实践要求以及现实效应等都要在生动的经济治理实践中进行立体化阐释,以此为描画一幅“春至花如锦”的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创新活力场景提供理论镜鉴。

注:

- ①张辛欣、严赋憬:《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到“新质生产力”》,《党的生活》2023年第9期。
- ②⑩⑪⑬习近平:《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中国人才》2024年第2期。
- ③②③⑥《习近平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国政府网,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3/content_6936752.htm, 2024-3-5。
- ④【德】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43页。

- ⑤《深化理论研究 加强实践探索 努力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走在前列》,南报网, <http://www.njdaily.cn/news/2023/1122/5565508713530999876.html>, 2023-11-22。
- ⑥高帆:《“新质生产力”的提出逻辑、多维内涵及时代意义》,《政治经济学评论》2023年第6期。
- ⑦周文、许凌云:《论新质生产力:内涵特征与重要着力点》,《改革》2023年第10期。
- ⑧庞瑞芝:《新质生产力的核心产业形态及培育》,《人民论坛》2023年第21期。
- ⑨《新质生产力与东北全面振兴高峰论坛在我校举行》,黑龙江大学网, <https://www.hlju.edu.cn/info/1043/10079.htm>, 2023-11-03。
- ⑩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469页。
- ⑪李春利、高良谋:《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技术-组织-管理范式研究》,《当代经济管理》2023年第11期。
- ⑫【德】马克思:《资本论(纪念版)》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29页。
- ⑬张学文、田华、陈劲:《激发企业内生动力创新政策:基于使命驱动型创新的视角》,《技术经济》2019年第7期。
- ⑭熊亮:《数字媒介时代的马克思生产力理论创新认知》,《江苏社会科学》2022年第4期。
- ⑮【美】保罗·米尔格罗姆:《价格的发现》,韩朝华译,中信出版社2020年版,第154页。
- ⑯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30页。
- ⑰徐政、郑霖豪、程梦瑶:《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实践构想》,《当代经济研究》2023年第11期。
- ⑱《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共产党员》2020年第21期。
- ⑲郑琼洁、曹劲松:《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基本逻辑及路径选择》,《江苏社会科学》2023年第1期。
- ⑳刘怀玉:《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问题》,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1页。
- ㉑周嘉昕:《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253页。
- ㉒沈坤荣、金童谣、赵倩:《以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南京社会科学》2024年第1期。
- ㉓⑳㉔《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3、513、547页。
- ㉕【美】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傅铿、吕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77页。
- ㉖《最全! 50个动态场景看2024〈政府工作报告〉全文》,中国

- 政府网,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3/content_6936260.htm, 2024-3-5。
- ⑩【美】埃德蒙·费尔普斯等:《活力》,郝小楠译,中信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14 页。
- ⑪盖凯程、韩文龙:《新质生产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4 年版,第 152—174 页。
- ⑫曹劲松:《长江文化视域中的南京城市空间叙事》,《南京学研究》第 9 辑,南京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21 页。
- 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1—42 页。
- ⑭付清松:《不平衡发展:从马克思到尼尔·史密斯》,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17 页。
- ⑮《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2—35 页。

[责任编辑:苏 明]

The Origins, Formation and Cultivation Mechanism of China's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Wang Shitai & Cao Jinsong

Abstract: The no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has been coined as a Chines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f the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which echoes the evolvement of China's economic governance technology and space in the process of realizing Chinese modernization. As an economic concept full of Chinese elements, its origins are: the inertia of the real economy and the digital economy, the innovative continuation of tradi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and the realistic appeal for the iterative upgrading of the economic structure. As a result, the cultiv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should be recognized from the integration of four development forces, i. e., the internal drive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evolution, the push for capital appreciation, the support of policies, and the creativity of data elements. In the future, to facilitate the form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profile", four priorities are as follows: first, promoting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strategic emerging cluster industries; second, upgrading the productive service industry to high-end value chain; third, making modern logistics industry more targeted to the needs of consumers; Fourth,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real economy to give rise to digital industry clusters; Fifth, explore innovative and dynamic scenarios for develop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Key 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generative power; cultivation mechanism; modernized economic system